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七十二至
四

詳校官中書臣陸相

貢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陸湘

謄錄監生_臣劉理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七十二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二

梁中書侍郎虞龢論書表

臣聞文畫既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八體宣其妙厥後羣能間出洎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羲之書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草猶當雁行羊欣云羲之便是

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欣又云張字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曰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質而今研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為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桓玄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迹雜有縑素正行之尤

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
擒獲之後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
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
士咸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競遠尋求
於是京師三吳之迹頗散四方義之為會稽獻之為吳
興故三吳之近地偏多遺迹也又是末年適美之時中
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嗤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不甚搜求
人間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

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
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偽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
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二牋足
為名法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真偽混
雜謝靈運母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
臣謝病東臯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壑造次之遇
遂紆雅顧預陟泛之遊參文咏之末其諸佳法咨意披
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誘漸漬玄猷

朝夕諮訓題勒美惡指示媿妍點畫之情昭若發蒙于
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應真正小不在意則偽
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為心力及飛龍之始戚藩告讞
方事經畧未遑研習及三年之初始玩寶迹既科簡舊
祕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右壁幸者皆原往
罪兼賜其直或有頑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學
伏惟陛下爰凝睿思淹留草法擬効漸妍賞析彌妙旬
日之間轉求精祕字之美惡書之真偽剖判體趣窮微

入神機息務閒從容研玩乃使使三吳荆湘諸境窮幽
測遠鳩集散逸及羣臣所上數月之間奇迹雲萃詔臣
與前將軍巢尚之司徒叅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
伯科簡二王書評其品題除猥錄美供御賞玩遂得遊
目瓌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覩大凡秘藏所錄
鍾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繆素及紙書四千八百
二十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簡帖張昶繆素及紙書四千
七十字毛宏八分繆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紙

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書五紙四百六十五字是
高祖平秦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為第中所盜流播
始興及秦始開運地無遁寶詔龐沈搜索遂乃得之又
有范仰恒獻上張芝縑素書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
潛采累紀隱迹於二王耀美於盛辰別加繕飾在新裝
二王書所錄之外繇是搨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
縐起范曄裝治卷帖小勝猶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
長短參差不同且以數十紙為卷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

正草不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學書
戲習十卷為帙傳云戲學而不題或真行章草雜在一
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
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聞則錄曾不披簡卷小者數簡
大者數十巨細差懸不相匹類是以更裁減以二丈為
度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
戲學部其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既調勻書又精好義之
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今

搨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剪截皆齊又補接敗
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卷要有優劣今
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所以然
者人之看書必銳於開軸懈怠於將半既而畧進次遇
中品賞悅留連不覺終卷又舊書目帙無次第諸帙中
各有第一至于第十脫落散亂卷帙殊等今各題其卷
帙所在與目相應雖相涉入終無雜謬又舊以封書紙
次相隨草正混糅善惡一貫今各隨其品不從本封條

目紙行凡最字數皆使分明一毫靡遺二王縑素書珊
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
玳瑁軸五帙五十卷皆互帙金題玉躡織成帶又有書
扇二帙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旃檀軸
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
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
軸又羊欣縑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為十八帙一百
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為六帙六十卷

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餘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寓
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陛下淵昭自天觸
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制御紙緊潔
光麗輝日奪目又合祕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
紙筆則一二簡毫專用白兔大管豐毛膠漆堅密草書
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興郡作青石圓硯
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縑素之工殆絕於昔
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製二王書獻

之初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筆章草殊相擬類

筆迹流憚宛轉妍媚乃欲過之

以下述右軍及中令字蹟共三十條與書會粹

相同已載鍾王書類下茲不重錄

臣見衛恒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

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鎮書

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文字

之部備矣謹詣省上表并上錄勢新書以聞六年九月

中書侍郎臣虞龢上

法書要錄

梁庾元威論書

所學正書宜以殷鈞范懷約為主方正循紀修短合度
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為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
章表牋書於斯足矣夫才能則關性分耽嗜殊妨大業
但令緊快分明屬辭流便字不須體語輒投聲若以已
已莫分東東相亂則兩王妙迹二陸高才頃來非所用
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豈非
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
須言無虛出斯則善矣近何令貴隔勢傾朝野聊爾踈

漏遂遭十穢之書今聊存兩事書曰有寒士自陳簡於
掌選詩云伎能自寡簿支葉復單貧柯條濫垂景木石
詎知晨狗馬雖難畫犬羊誠易馴效嘖終未似學步豈
如真寔云亂朝緒是曰戮彝倫俗作於茲混人途自此
沌離合之詩繇來久矣不知譏剥爰加稱贊是其第六
穢也近來貴宰於二品清宦進不假手作書而筆迹過
鄙無法度彼恭拜忽云永感答人借車還白不具真本
流傳合朝恥辱是其第七穢也以此而言書何容易且

梁制與平吉人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答書許乃告絕
私弔答中彼此言感恩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
清議終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余見學院研
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學拳委盡學薄紹之書者
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嶮急晚途別法貪省愛異
濃頭纖尾斷腰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勻變
前為草咸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有訛謬星不從生籍不
從來許慎門徒居然喁喁衛恒子弟寧不傷嗟詿誤衆

家豈宜改習

以下序述三蒼文字及百體屏風俱脩錄于書體類茲不重寫

梁蕭子雲論書啟

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三十六
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
不能成止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勅旨論書一卷
商畧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
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迄今以來
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臣已無臨池之勤又不參聖旨之

與仰延明詔伏增悚息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

子雲啟上

法書
要錄

北齊顏之推論書

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
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莫不得義之之體故是
書之淵源至于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
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
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

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卽陵王頗行譌字
前上為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
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
轉移爾後墳籍畧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
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
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
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
衆洎於齊末祕書繕寫關一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

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為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言後生頗為所

誤也

顏氏家訓
雜藝篇

唐

唐太宗論書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

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為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即知其強弱每取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法書
要錄

唐太宗論書指意

夫字以神為精魄神若不和則字無態度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為皮膚副若不圓則字無溫潤也所資心副相參神氣沖和為妙今比重明輕用指腕不如用鋒芒用鋒芒不如用沖和之氣自然手腕輕虛則鋒含沈靜夫心合於氣氣合於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靜而已矣虞安吉云夫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是書耶縱放類本體樣奪

真可圖其字形未可稱解筆意此乃類乎效顰未入西
施之奧室也故其始學得其麤未得其精太緩者滯而
無筋太急者病而無骨橫毫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筆
直鋒則乾枯而孤露及其悟也心動而手均圓者中規
方者中矩粗而能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
為不足思與神會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

王氏法
書苑

唐虞世南書旨述

客有通玄先生好求古迹為余知書啟之發源審以臧

否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年代考究興亡其可為元龜者舉而叙之

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寘形象肇乎倉史仰觀俯察鳥迹垂文至於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備乎秦漢洎思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採倉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倉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絕其跡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秦以來猶或參

用未之廢黜或刻於符璽或銘於鼎鍾或書之旌鉞往
往人間時有見者夫言篆者傳也書者如也述事契誓
者也字者孳也孳乳寢多者也而根之所由其來遠矣
先生曰古文篆籀曲盡而知之愧無隱焉隸草攸止今
則未聞願以發明用祛昏惑曰至若程邈隸體因之罪
隸以明其書樸畧微而歷禩增損亟以湮淪而淳善之
流亦稱傳習首變其法巧拙相沿未之超絕史游制於
急就創立草藁而不之能崔杜析理雖則豐妍潤色之

中失於簡約伯英重以省繁飾之銛利加之奮逸時言
草聖首出常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騫曹蔡倣學而致
一體真楷獨得精妍而前輩數賢遞相矛盾事則恭守
無失儀則尚有瑕疵失之斷割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
敬剖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於衆美
會滋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奧旨先生曰於戲三才審位
日月燭明固資異人一敷而化不然者何以臻妙無相
奪倫父子聯鑣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玄微其難品繪

今之優劣神用無方小學疑迷惕然將寤而旨述之義
其可聞乎曰無讓繁詞敢以終序

法書
要錄

唐虞世南勸學篇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若不學即沒世而無聞矣
且會稽之竹箭湛盧之斷割不括而羽之不淬而礪之
終不見利用之材耳義之云耽翫之功積如邛山張芝
學書池水盡墨當其雅趣求彼真意無圖其形容而滯
於體質此貴乎志意專精必有誠應也余中宵之間遂

夢吞筆既覺之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法斯也足明至誠感神信有徵矣故羲之於山陰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其子獻之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之曰君何姓字復何遊處筆法奚施答曰吾象外為宅不變為姓常定為字其筆迹豈殊吾體邪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歲竟昧其微況乃不學乎羲之云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夫道者學以致之

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則去之逾遠矣不得其門而入
雖勤苦而難成矣今立以君臣之體類以攻戰之勢將
以近而喻遠必因筌而得免務欲成其體要啓其戶牖
庶將來君子思而勉之

書苑
菁華

唐虞世南筆髓論

叙體

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倉頡象山川江海之狀龍
蛇鳥獸之迹而立六書戰國政異俗殊書文各別秦患

多門約為八體後復訛謬凡五易焉然並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衛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

辨應

心為君妙用不窮故為君也手為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為任使纖毫不撓尺寸有餘故也管為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豪為士卒隨管任使跡不凝滯故也字為城池大不虛小不

孤故也

指意

用筆須手腕輕虛虞安吉云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太緩而無筋太急而無骨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管直鋒則乾枯而露骨終其悟也麤而能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釋真

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實掌
虛右軍云書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
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以手
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雲蔽於晴天波擊勾截
若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朶鉤輕重出乎心而
妙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間
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員豪絕按轉易也豈真書一體篆
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上搶掠豪下開牽擎撥趯鋒轉

行草稍助指端鉤距轉腕之狀矣

釋行

行書之體畧同於真至於頓挫盤礴若猛獸之搏噬進退鉤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筆搶豪乃按鋒而直引其腕則內旋外拓而環轉紆結也旋豪不絕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豪若石璽玉瑕自然之理亦如長空游絲容曳而來往又以蟲網絡壁勁而復虛右軍云游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於輪扁義之又云每作一點畫皆

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矣

釋草

草即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為外
右為內起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也既如舞袖揮
拂而縈紆又若垂藤膠盤而繚繞蹙旋轉鋒亦如騰猿
過樹逸蚪得水輕兵追敵烈火燎原或體雄而不可抑
或勢逸而不可止縱於狂逸不違筆意也義之云透嵩
華兮不高踰懸壑兮能越或連或絕如花亂飛若雄若

強逸意而不相副亦何益矣但先緩引興心逸自急也
仍接鋒而取興興盡則已又生撥鋒任豪端之奇象兔
絲之縈結轉剔利角多鉤篆體或如蛇形或如兵陣故
兵無常陣字無常體矣謂如水火勢多不定故云字無
常定也

契妙

字雖有質跡本無為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
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

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也為目有止限由執字體既有質滯為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方圓豈由乎水且筆妙喻水方員喻字所視則同遠近則異故明執字體也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且如鑄銅為鏡非匠者之明假筆轉心非豪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瑟輪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則書契於無為苟涉浮華終惜

於斯理也

書苑菁華

唐褚遂良論書

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沈著當其

用鋒常欲透過紙背

書法鉤玄

唐歐陽詢用筆論

有翰林善書大夫言於寮故無名公子曰自書契之興篆隸滋起百家千體紛雜不同至於盡妙窮神作範垂代騰芳飛譽冠絕古今惟右軍王逸少一人而已然去

之數百年之內無人擬者蓋與天挺之性功力尚少用
筆運神未通其趣可不然歟公子從容斂衽而言曰僕
庸疎愚昧稟命輕微無祿代耕留心筆硯至如天挺功
力誠如大夫之說用筆之趣請聞其說大夫欣然而笑
曰此難能也子欲聞乎公子曰予自少及長凝情翰墨
每覽異體奇蹟未嘗不循環吟玩抽其妙思終日臨倣
至於皓首而無退倦也夫用筆之法急捉短搨迅牽疾
掣懸針垂露蠖屈蛇伸灑落蕭條點綴閑雅行行眩目

字字驚心若上苑之春花無處不發抑亦可觀是予用
筆之妙也公子曰幸甚幸甚仰承餘論善無所加然僕
見聞異於是輒以聞見便耽玩之奉對大賢座未敢抄
說大夫曰與子同寮索居日久既有異同焉得不叙公
子曰向之造次濫有斯言今切再思恐不足取大夫曰
妙善異述達者共傳請不祕之麤陳梗槩公子安退位
逡巡緩頰而言曰夫用筆之體會須鈎黏纔把緩紆徐
收梯不虛發所必有由徘徊俯仰容與風流剛則鐵畫

媚若銀鈎壯則嘔吻而嶒嶸麗則綺靡而清適若枯松
之卧高嶺類巨石之偃鴻溝同鸞鳳之鼓舞等鸛鷺之
沉浮髣髴兮若神仙來往宛轉兮似獸伏龍遊其墨或
灑或淡或浸或燥遂其形勢隨其變巧藏鋒靡露壓尾
難討忽正忽斜半真半草唯截紙稜擎捩窈紹務在經
實無令怯少隱隱軫軫譬河漢之出衆星崑岡之出珍
寶既錯落而燦爛復趑連而埽榛方員上下而相副繹
絡盤桓而圍繞觀寥廓兮似察始登岸而逾好用筆之

趣信然可珍竊謂合乎古道大夫應聲而起行吟而歎
曰夫遊畎澮者詎測溟海之深升培塿者寧知泰山之
峻今屬公子吐論通幽洞微過鍾張之門入義獻之室
重光前哲垂裕後昆中心藏之蓋棺乃止公子謝曰鄙
說踈淺未足可珍忽枉話言不勝慚懼

墨池編

唐歐陽詢傳授訣

每秉筆必在員正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當審字勢
四面停均八邊具備短長合度麤細折中心眼準程踈

密敲正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又不
可瘦瘦當形枯復不可肥肥即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
體此是最要妙處貞觀六年七月十二日詢書付善奴

授訣

墨池
編

唐王紹宗自論書

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嘗精心率意虛神
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嘗以予比虞君以不臨寫故

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予正同

唐書
本傳

唐裴行儉自論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予

與虞世南耳

唐書
本傳

唐徐浩論書

周官內史敎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
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朴略未有功能厥後鍾善真書張
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蕭永歐
虞頗傳筆勢褚薛以降自鄣不譏矣然人謂虞得其筋

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為鷹隼褚薛為翬翟焉歐陽率更曰蕭書出於章草頗為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浩自言余年在齟齬便工翰墨力不可強勤而愈拙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為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於博奕亞於文章矣初

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力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
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
疎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令大大蹙令小
疎肥令密密瘦令疎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
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平峻使側捷則須安徐
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
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為草聖永師拘
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

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攻之豈可百日乎

法書

要錄

唐釋懷素與顏真卿論書

懷素與鄔彤為兄弟常從彤受筆法彤曰張長史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顏真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又過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

矣陸羽懷
素別傳

唐蔡希綜論書

夫書匪獨不調端周正先藉其筆力始其作也須急回
疾下鷹視鵬游信之自然猶鱗之得水羽之乘風高下
恣情流轉無礙每字皆須骨氣雄強爽爽然有飛動之
態屈折之狀如銅鐵為鈎牽掣之蹤若勁針直下主客
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為者客也既構筋力然
後裝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輕濃似雲霧往來舒

卷如林花間吐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予
頃嘗為一體書賦亦畧陳梗槩今復論之用臻其理夫
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蟲蛇相
鈎連意莫令斷仍須簡畧為尚不貴繁冗至如稜側起
伏隨勢所立大抵之意員規最妙其有誤發不可再摹
恐失其筆勢若字有點處須空中遙擲下其勢如高峰
墜石又下筆勢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
施於草跡亦須時時象其篆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

相合雜發人意思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光發於牋豪若非靜思閑雅發於中慮則失其妙用也

蔡希綜
法書論

唐蔡希綜法書論

余家歷世皆傳儒素尤尚書法十九代祖東漢左中郎邕有篆籀八體之妙六世祖陳侍中景歷五世伯祖隋蜀王府記室君知咸能楷隸俱為時所重從叔父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有鄰繼於八體之蹟第四兄緱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陽尉希寂並深工草隸頗為當代所稱

也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程邈改為隸書東漢上
谷王次仲以隸書改為楷法仲又以楷法變為八分其
後繼蹟者伯喈得之極元常或其亞草聖始自楚屈原
章草興於漢宣帝楷法則曹喜師宜官梁鵠皇象羅景
趙嗣邯鄲淳胡昭杜度窮草法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昶
索靖衛瓘衛恒羲獻宋齊之間王僧虔羊欣李鎮東蕭
子雲蕭思話陶隱居永禪師唐房喬杜如晦楊師道裴
行儉高士廉歐陽詢虞世南及陸柬之褚遂良薛稷其

次有瑯琊王紹宗潁川鍾紹京范陽張庭珪亦深有意
焉父兄子弟相繼其能者東漢崔瑗及寔弘農張芝與
弟昶河東衛瓘及子恒潁川鍾繇及子會瑯琊王羲之
及子獻之西河宋令文及子之懇東海徐嶠之及子浩
蘭陵蕭誠及弟諒如是數公等並遭盛明之世得從容
於筆硯始其學也則師資一同及爾成功乃菁華各擅
亦猶綠葉紅華長松翠柏雖占雨露孕育於陰陽而盤
錯森梢芊茸豔逸各入門自媚詎聞相下咸自我而作

古或因奇而立度若盛傳於代以為貽家之寶則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賢者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

書苑菁華

唐陸羽論徐顏二家書

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保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

似

王氏法書苑

唐人叙筆法

學書之初執筆為最益明於位置點畫便於墨道也須其良師口授天性自悟縱橫落紙筆無虛發即能專成其勢大約虛掌實指平腕豎鋒意在筆前鋒行畫內心想字形輕重邪正各得其趣切須襟懷沈靜自然思盈半矣待其功成即專勢況殊不可搨摸寫樣輕自取拙若藁草雜體掇筆往來懸管自在但取體勢雄壯不可拘其小節若畏懼生疑否臧不決運用迷于筆前振動

惑於手下師心固乎獨見弟子執其寡聞恥請問於智人忌藝能之勝已若欲造玄未之見也禁經云有攻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攻神彩不變兼此二事然後得齊古人之景氣又云第一用筆第二識勢第三裹束三者兼備然後為書苟守一途即未為得張懷瓘云揖讓禮樂獻不及義風神散逸義不及獻證之於書籍其神彩也李嗣真云今之馳騫去聖逾遠徒識方員而迷點畫猶莊生之歎盲者易象之談日中終不見矣唐太宗與

漢王元昌褚遂良等皆受之史陵然褚首師虞後又學
史乃謂陵曰此法更不可以教人是其妙處也陸東之
受之於虞世南世南受之於智永皆有體法今人都不
聞師範又自無鑒局雖古蹟昭然永不覺悟而執燕珉
以為寶玩楚鳳而稱珍不亦謬哉褚河南云良師不遇
歲月徒往今之能者時見一斑忽不悟者終身瞑目益
書非口傳手授而云能知者未之見也

書苑
菁華

唐柳公權筆法對

穆宗問柳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
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

唐書柳
公權傳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七十三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三

唐孫過庭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
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可
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
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

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
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撫以兼通故無慙於即事評者云
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
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醜一遷質
文三變馳騫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
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
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
張意者以為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

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一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少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安嘗問子敬卿書何如右軍答曰故當勝安曰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麤傳楷則實恐

未克箕裘況乃假托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
牆後義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
私為不惡義之還見乃嘆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
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
無或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義
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
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
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峰之勢臨危據高之形或

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
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若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
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
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伏起於鋒杪一點之內
殊衄挫於毫芒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旁窺尺
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為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為體
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
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

不為况復溺思毫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奕猶標
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形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
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好異尚奇之士
翫體勢之多方窮測微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蹟著述者
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精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
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歟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
至於王謝之族郝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
味去之茲永斯道愈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未行未古今

殊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麤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闕通規詎知心手曾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趣事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

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旁通二篆
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豪釐不察則胡越殊
風焉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
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自茲
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
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
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
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

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
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
則流媚乖則彫踈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
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
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
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
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
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榮筆暢暢無不適

蒙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叙
妙雖述猶踈徒立其功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
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
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圖手貌乖舛點畫
湮訛頃見南北流轉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偽尚
可發啟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于諸家勢評多
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
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善鱗

緬暨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藉
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縻蠹不
傳搜秘將盡偶逢鑒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覩縷
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
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政其來尚矣厥用斯
弘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畧諸復有龍
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
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義

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集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

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鈎環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于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人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窺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

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繇
略陳數意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史箴蘭亭
集叙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
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
史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誠誓
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
貽嘆喟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
尚或心迷意外莫不强名為體共習分驅豈知情動形

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
理非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已出
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豪釐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
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諳
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蕭洒流落翰逸神飛
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
事就吾求習乃吾麤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
言忘意得縱未窺於衆術斷可極於所臨矣若思通楷

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不及中則過之後乃會通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為力標置成

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
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
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
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
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分軀或恬澹雍容內涵
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
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踳踈形骸未檢躍泉之態
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義獻誣妄鐘

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
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
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
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
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
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適潤加之亦猶枝幹扶
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如其骨力
偏多道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

而體質存焉若適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蓋空
照灼而無依蘭沼飄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
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
以為姿質直者則徑佺不道剛狠者又崛強無潤矜斂
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
者過於剽迫孤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
者染於俗史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易曰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為妙近取諸

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祕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
於靈臺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
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
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為體互乖
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和而不
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
方圓遁鈎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
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義獻而

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隨珠和
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鵠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兔猶悵
筌蹄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已有龍泉之
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靜思作書
謂為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
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
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紉縹題之以名目則賢者改觀
愚夫繼聲競賞毫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

偽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于耳目也向使奇音在鑿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伸于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蟋蟀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

蟲哉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媸雜揉條目糾紛或
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
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為六篇分為兩卷第其
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
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書譜

張懷瓘文字論

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妙理何可備該常歎書不盡
言僕雖知之於言古人得之於書且知者博於聞見或

能知得者非假以天資必不能得是以知之與得又書之比言俱有雲塵之懸所令自評敢違雅意夫鍾王真行一今一古各有自然天骨猶千里之迹邈不可追今之自量可以比於虞褚而已其草諸賢未盡之得惟張有道創意物象近於自然又精熟絕倫是其長也其書勢不斷絕上下鈎連雖能如鐵並集若不能區別二家尊幼混雜百年檢探可知是其短也夫人識在賢明用在斷割不分涇渭餘何足云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

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
迹在塵壤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
豹有強梁拏攫之形執蛟螭見蚘蟻盤旋之勢探彼意
象如此規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
出於鋒芒如觀之欲其駭目驚心肅然凜然殊可畏也
數百年內方擬獨步其間自評若斯僕未審何如也

法書
要錄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

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於物墨不能

曲盡於心慮以圖之勢以生之氣以和之神以肅之合而裁成隨變所適法本無體貴乎會通觀彼遺踪悉其微旨雖寂寥千載若面奉徽音其趣之幽深情之比興可以默識不可言宣亦猶冥密鬼神有矣不可見而以知啓其玄關會其至理即與大道不殊夫經是聖文尚傳而不秘書是妙跡乃秘而不傳存歿光榮難以過此誠不朽之盛事

大篆者廣乎古文法於鳥跡若鸞鳳奮翼蛇龍掉尾或

花萼相承或枯葉敷暢勁直如矢宛曲若弓鈇利精微
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為其嗣小篆者或鏤
纖盤屈或懸針狀貌鱗羽參差而互進珪壁錯落以爭
明其勢飛騰其形端儼李斯是祖曹喜蔡邕為嗣八分
者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貴逸尚奇
探靈索妙可謂蔡邕為祖張昶皇象為子鍾繇索靖為
孫隸書者字皆真正曰真書大率真書如立行書如行
草書如走其於舉趣蓋有殊焉夫學草行分不一二天

下老幼悉習真書而罕能至其最難也鍾繇法於大篆
措思神妙得其古風亦有不足傷於疎瘦王羲之比鍾
繇鋒芒峻勢多所不及於增損則骨肉相稱潤色則婉
態妍華易乃過也王獻之遠減於父鋒芒往往直筆而
已鋒芒者若犀象之有牙角婉態者若蛟龍之恣盤游
夫物負陰而抱陽書亦外柔而內剛緩則乍纖急則若
減修短相異巖谷相傾嶮不至崩飢不至失此其大畧
也可謂元常為兄逸少為弟子敬為息行書者不真不

草晨雞踉蹌而將飛暮鷗聯翩而欲下貴其承躡不絕
氣候通流逸少則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縱無以
寄辭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便者則為神會之間
其鋒不可當也宏逸適健過於家尊可謂子敬為孟逸
少為仲元常為季草書者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創意庶
乎文字之先其功鄰乎篆籀探乎萬象取其元精至於
形似最為近也字勢生動宛若天然實得造化之姿神
變無極然草法貴在簡易而此公傷於太簡也逸少雖

損益合宜其於風骨精熟去之尚遠伯英是其祖逸少
子敬為嗣若乃無所不通獨質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
行則逸少為最所以然者古質今文世賤質而貴文
則易俗合於情深識者必考之古乃先其質而後其文
質者如經文者如緯若鍾張為枝幹二王為花葉美則
美矣如彼桃李夏兮鏗兮合乎宮徵磊落崑山之石嵯
峨碧海之波奔則激電飛空頓則懸流注壑雖貫珠之
一一亦行雁之聯聯求之於希微見之於無物或儼乎

其容或敦兮若樸或渙兮若水之將釋然後為得矣故
學真者不可不兼鍾學草者不可不兼張此皆書之骨
也如不參二家之法欲求於妙不亦難乎若有能越諸
家之法度草隸之規模獨照靈襟超然物表學乎造化
創開規矩不然不可不兼乎鍾張也蓋無獨斷之明則
可詢於衆議捨短從長固鮮有敗書亦探諸家之美况
不遵其祖先乎

法書
要錄

張懷瓘評書藥石論

夫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蕕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知能混其體法雷同賞譽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羣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拖銜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為駑駘在人為肉疾在字為墨猪推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為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

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枝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濶齊平支體肥臃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形况復無像神貌懜然氣候蔑然以濃淡為華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要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合道理亦可明益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

屈理須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
亦須用圓轉順其天性若驟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
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迹才子叙事潛刃其間書能入
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餘害
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稜角豈謂能也若始疎
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疎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
壞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
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

書之滓穢也。嬰斯病弊，須訪良醫，滌蕩心胸，除其煩憤。古人妙跡，用思沉鬱，自非冥搜，不可得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況它者哉？

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之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

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

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唐李肇論書

懷素書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

唐國史補

唐張敬玄論書

法成之後字體各有管束一字管兩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凡此皆學者所當

知也

王氏法書苑

唐釋亞棲論書

凡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後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是書家之大要

書法

鉤玄

宋

宋歐陽修試筆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牕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

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已甚稀其不

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

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自以為樂則自是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已廢

去或厭而不為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
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
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於此不為無意
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
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以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
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已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

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
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
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

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
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
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
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
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有可愛者然此初
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
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
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
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

義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有法揚子雲云斷
木為棋剗革為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

豈其力不副其心耶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
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
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
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為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
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

與古人不同也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

年蔡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沂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

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

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隣幾比余為風法華

六一題跋

宋歐陽修書蔡君謨茶錄後

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為難義獻以
來遺跡見於今者多矣小楷惟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
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為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
者百餘字耳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為絕
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
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
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為
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

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麤識其一二焉

六

跋題

宋蔡襄論書

鍾王索靖法相近張芝又離為一法今書有規矩者王
索其雄逸不常者皆本張也旭素盡出此流蓋其天資
近者學之易得門戶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為佳若模象
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為耳嘗觀石鼓
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叔鼎器銘又

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唯其意之所
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得一體故古文所見止此
惜哉

唐初二王筆跡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無
幾然觀歐虞褚陸號為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
子學大令者多放縱而羲之投筆處皆有神妙予嘗謂
篆隸正書與草行通是一法吳道子善畫而張長史師
其筆法豈有異哉然其精麤繁性之利鈍學之淺深古

人有筆塚墨池之說當非虛也

蔡忠惠公集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
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於筆墨蹊徑之外神異有餘而
與羲獻異矣襄近年麤知筆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

君謨語錄

宋蘇軾論書

筆墨之迹託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苟不至於無而自樂
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奕也雖然不

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

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足道也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敝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說良是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辨訥而

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
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
能名世獻以為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
不失法度乃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
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
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

筆成塚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錠
不作張芝作索靖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
於欲速古人云怱怱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怱怱不及
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
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
也

王荊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

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歐叔弼
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為似徐
浩書者非也

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長史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
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鬪而草書長
此殆謬矣

宋蘇軾和子由論書詩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嘗謂不學可貌

妍容有顰蹙美何妨
脩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
好之每自譏不學子亦頗書成輒棄去
繆被旁人裹皆云本閑落結束入細麼
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邇來又學射力
薄愁官寄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何當
自屏去萬事付嬾惰吾聞古書法守駿莫
如跛世俗筆苦驕衆中強鬼賊鍾張忽已
遠此語與時左

東坡集

宋黃庭堅論書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

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禊事詩叙先秦古
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
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
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
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
澄意定青黃皂白亦自粲然字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
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
是入神要路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

學書端正則窘於法度側筆取妍往往工左尚病右古人作蘭亭叙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可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芒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

鶚此不傳之妙也

淡墨
碑銘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冢非傳者妄也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學書須要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

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余嘗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
也

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須人自體會得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掌虛指實
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
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筆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

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作以示人為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不難工矣

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二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常偏得其人醜惡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可慨然者

楷法欲如快馬入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書字雖工拙在人要須年高手硬心意閑澹乃入微耳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絲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
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
語但難為知音耳

元符二年三月十二日試宣城諸葛方散筆覺筆意與
黔州時書李太白白頭吟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
百年如有別書者乃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
屋漏法王右軍錐畫沙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
草索靖銀鉤蠶尾同是一筆法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

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書工藝史同功矣

幼安弟喜作草求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僊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

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
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蹇
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顧況詠白髮出嫁宮人云
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乃似之

晁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耳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
筆無也有附子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曰若美叔即與
右軍合者如優孟抵掌說談迺是孫叔敖耶往嘗有邱
敬和者摹放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便為繩墨所縛不得

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

往年定國常謂予書不工書工不工大不足計較事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也蓋字中無筆如禪句中無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古人有言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學癡凍蠅隨人學人成舊人自成一家始

逼真今人字自不按古體惟務排疊字勢悉無所法故學者如登天之難凡學字時先當雙鉤用兩指相疊感筆壓無名指高提筆令腕隨己意左右然後觀人字格則不患其難矣異日當成一家之法焉

宋黃庭堅與宜春朱和叔論書

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

山谷老
人刀筆

宋雷太簡江聲帖

予少年時學右軍樂毅論鍾東亭賀平賊表歐陽率更
九成宮醴泉銘褚河南聖教序魏庶子郭知運碑顏太
師家廟碑後又見顏行書馬病乞米蔡明遠帖苦愛重
但自恨未及其自然近刺雅州晝卧郡閣因聞平羌江
瀑漲聲想其波濤番番迅駛掀擻高下壓逐奔走之狀
無物可寄其情遽起作書則心中之想盡出筆下矣噫
鳥迹之始乃書法之宗皆有狀也唐張顛觀飛蓬驚沙

公孫大娘舞劍懷素觀雲隨風變化顏公謂豎牽法折
釵股不如屋漏痕斯師法之外皆其自得者也予聽江
聲亦有所得乃知斯說不專為草聖但通論筆法已欽
伏前賢之言果不相欺耳

墨池編

宋文同論草書

余學草書几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
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
此耳

宋張耒論書

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為工也下及懿僖昭哀衰亡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九州分裂然士大夫長於干戈橫屍血刃之間時時有以揮翰知名於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襄之小篆李鶚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皆足以成家自名至於羅紹威錢俶武人驕將酣樂於富貴者其字畫皆有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學者優游之時

翰墨不宜無人而求如五代時數子者世不可得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苟簡遂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乎往時蘇子美兄弟皆以行草見稱於時至今殘編斷簡人間藏以為寶自二子亡君謨繼之非獨時人無與為比前世能者亦罕過也君謨所書亦多為世所寶而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特又其精者是可珍也故聊

志之

宛邱集

宋程頤論書

某學書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

明道先生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七十三